

# 汉语特殊造词法研究

徐正考 曹敬娇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因汉语自身的特殊性, 研究汉语造词法不能仅靠借鉴西方语法理论, 而应该从实际出发, 着重关注汉语有而其他语言无的特殊造词法, 同时也应对那些其他语言与汉语共有, 但汉语呈现方式有异的造词法予以关照。汉语造词法中存在叠音造词法、变音造词法、同素异序造词法、局部同素反义造词法以及特殊偏正式语义造词法五种特殊造词法, 这些特殊造词法或为汉语独有, 或在其他语言中很少使用, 或与其他语言形似而神异, 对这些特殊造词法的研究有助于更为全面、更为完整地揭示汉语语法的自身面貌和特点, 并从造词法角度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造词法; 语音造词; 同素异序造词; 复合造词; 语义造词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6) 10-0163-07

## 引言

汉语造词法研究, 向来是以西方语言学的相关语法理论为参照, 借用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进行。运用这种研究模式, 中国学者在汉语造词法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此同时, 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 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汉语存在着自身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独特之处, 只靠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依据乔姆斯基的语法思想和理论, 人类语言存在着普遍语法, 即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语言间存在着共性, 具有某些相同的语法原则, 每个人的大脑都天生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 且每个人的语言能力都是相同的, 这就是普遍语法状态。而各民族、各地区间的语言差异, 则是由不同语言间不同的参数值决定的, 即各民族语言所特有的个别语法。<sup>①</sup>由此可见, 由于人类语言普遍语法规则的存在, 不同语言研究之间相互借鉴理论和方法是有效、可行的; 但由于各民族语言参数的不同, 特定语言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的特殊性, 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 我们研究汉语语法就不得不有意识地关注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殊性, 进而挖掘和探究普遍语法理论和方法关照不到的特殊问题, 这样才能更为全面、更为完整地揭示汉语语法的自身面貌和特点。

关于汉语造词法的特殊性问题, 一些学者曾予以关注并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黄义昆区分了叠音造词与叠音用词的差别, 并总结出叠音造词或成语共有 AA 式、AABB 式、ABAC 式、AABC 式和 ABB 式五种不同类型;<sup>②</sup>徐世渊对比分析汉语、藏语、独龙语等 10 种语言的语音屈折构词现象,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藏语言利用变音造词法造词的相关问题;<sup>③</sup>黄绮、郑奠、曹先擢和李娜都注意到同

**作者简介:** 徐正考,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汉语史; 曹敬娇, 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专业方向: 汉语史。

①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IT Press, 1965.

② 黄义昆:《汉语叠音造词和叠音用词探微》,《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③ 徐世渊:《汉藏语言的语音屈折构词现象》,《民族语文》1996年第3期。

素异序词对现象,但研究重点多在现象描述或成因分析上,没有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造词法来进行深入分析;<sup>①</sup>张博、孟凯都关注到局部同素反义词问题,前者将其分为反义同步构词、反义自行构词和反义类比构词三种类型,并对其语义不对应现象做了较为深入的讨论,<sup>②</sup>后者则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对象进行穷尽性的检索,分析成组属性词的对应性及其影响。<sup>③</sup>学术界对特殊偏正式语义造词研究用力相对多一些,但往往都是着力于定性问题,或认为其与正常的偏正复合词无异,或将其视为一种语素顺序异常的特殊复合词,前者如袁毓林、王洪君等,<sup>④</sup>后者如戴昭铭、周荐、王珏。戴先生认为这类词是“用后置名词性修饰成分造成新词”,<sup>⑤</sup>周先生称其为“语素逆序复合词”,<sup>⑥</sup>王先生则称其为“正偏式名词”。<sup>⑦</sup>项梦冰和丁邦新分别讨论汉语方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二者也都持将此类词汇划归正常偏正结构的观点;<sup>⑧</sup>但由于二者的研究对象为与汉语普通话对比下方言中的“异序词”,涵盖方言中所有与普通话词汇语素序相反的词汇(包括异序与正序词性或词义不对等的情况),实际上与本文所要研究的特殊偏正式语义造词的研究对象范围存在很大差异,故仅在此做简要说明。

通过以上对汉语特殊造词法研究的回顾不难看出,虽然汉语中这几类特殊的词汇或多或少引起过学界的关注,但以往的研究成果偏重现象描述及性质判定,而从造词法的角度去探讨这些词汇形成问题的研究则属凤毛麟角。有鉴于此,本文拟专门就汉语特殊造词法问题做尝试性探讨。

## 一、特殊语音造词法

语音造词法就是通过语音与语义的联系创造新词的方法,或直接模仿自然声音(即拟声词,如英语的 zoom,汉语的“嘎吱”)、或通过声音与事物属性的相关性造词(如英语的 click,汉语的“布谷”)、或通过声音与事物表达概念的相关性来造词(如英语的 click—strike—kick—knock,汉语的“坐一座”)。<sup>⑨</sup>利用语音进行造词是各民族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造词法,但是汉语语音造词法当中存在着其他语言中没有或是很少见到的特殊现象,需要我们区别对待并深入研究。

要从汉语语音造词法当中区分出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殊语音造词法,首先必须对汉语语音造词法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认识。我们知道,汉语词汇按构词类型,可以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大类,单纯词中有一个小类,叫做“联绵词”,其中又分为双声联绵词(如“参差”“仿佛”)、叠韵联绵词(如“彷徨”“窈窕”)和非双声叠韵联绵词(如“蝴蝶”“芙蓉”)三类。任学良将双声和叠韵纳入造词法类别当中,将双声构词形式的词语全部列入双声造词法,叠韵构词形式的词语全部列入叠韵造词法中<sup>⑩</sup>(如果双声和叠韵确实属于汉语语音造词法,那么这两种造词法就应该作为汉语特殊造词法进行分析,因为双声和叠韵属于汉语特有的语音现象);而葛本仪则将双声、叠韵划入构词法中,作为一

① 分别参见黄绮:《双音节词次序的颠倒及其意义的侧重》,《文史哲》1954年第5期;郑奠:《古汉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中国语文》1964年第6期;曹先擢:《并列式同素异序同义词》,《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李娜:《同素异序双音词成因勘测》,《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② 张博:《反义类比构词中的语义不对应及其成因》,《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

③ 孟凯:《成组属性词的对应性及其影响因素》,《中国语文》2008年第1期。

④ 分别参见袁毓林:《论句法的强制性——从一类N1N2名词的句法语义分析展开》,《汉语学习》1988年第1期;王洪君:《“逆序定中”辨析》,《汉语学习》1999年第2期。

⑤ 戴昭铭:《一种特殊结构的名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

⑥ 周荐:《语素逆序的现代汉语复合词》,《逻辑与语言学习》1991年第2期。

⑦ 王珏:《现代汉语名词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⑧ 分别参见项梦冰:《试论汉语方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语言研究》1988年第2期;丁邦新:《论汉语方言中“中心语—修饰语”的反常词序问题》,《方言》2000年第3期。

⑨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8-89页。

⑩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46-257页。

种构词方式进行介绍。<sup>①</sup>我们认同后者的做法。从历时的角度来考虑，双声、叠韵仅是人们对词的认知当中总结出来的词的内部结构规律，如“参差”“窈窕”等词在创造使用之初，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是以双声和叠韵为依据创造出来的词，甚至有学者提出，很多今人认定为单纯词的词，在使用之初原本是合成词，只因年代久远，后人无法判断其语素合成关系，才被视为单纯词，进而仅从语音关联将其构词方式分为双声、叠韵或非双声叠韵。<sup>②</sup>如果我们将双声和叠韵作为造词法来认识，那么单纯词中的那些非双声叠韵关系的词又是用什么方法创造出来的，就无从解释了。

汉语语音造词法中确实存在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殊之处，但不是所谓的“双声造词法”和“叠韵造词法”，而是叠音造词法和变音造词法。

### 1. 叠音造词法

葛本仪提出“双音造词法”，指在原有单音词的基础上添加单音语素，构成双音节新词的造词法，其中又包括重言同义的双音造词（如“哥哥”）、重言异义的双音造词（如“堂堂”）、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单音词联合造词（如“道路”“宽阔”）以及附加虚化成分造词（如“舌头”“老师”）四种方式。<sup>③</sup>笔者认同葛氏对双音造词法的阐述，但由于葛氏对双音造词法的几种不同分类方式分别与下文将要讨论的复合造词法、附加造词法等交叉，不便于本文的分类阐述；且双音造词法涵盖范围过大（大部分双音词都可以划入其中），故本文不采用葛氏的双音造词法分类结果。

顾名思义，叠音造词法即指利用语音的重叠或部分重叠造成新词的方法，根据语素的数量和重叠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不同形式：

- (1) 全部重叠：AA式——妈妈、宝宝、纷纷、往往等；  
AABB式——兢兢业业、磕磕绊绊、婆婆妈妈、口口声声等；
- (2) 部分重叠：AAB式——蒙蒙亮、毛毛雨、呱呱叫、茈茈草等；  
ABB式——凉丝丝、紧巴巴、热乎乎、乐呵呵等。

叠音造词法也是伴随汉语双音化而产生的一种造词法。古汉语中，相同音节的两个语素连用情况很常见，以《诗经》为例，《国风·秦风·蒹葭》中的“苍苍”“萋萋”“采采”，都属叠音，又如《国风·周南·螽斯》：

-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然而，这种相同音节重叠使用的情况在使用之初还不能称之为“叠音造词”，因为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偶然放在一起使用的两个相同音节语素只能看作“叠音用词”，只有当这种使用形式在长期的语言使用过程中被固定下来，进而整体被语言使用者认定为一个词，这种形式才成为“叠音造词”。在这个长期的语言使用过程中，有些重叠使用的相同音节的语素已经完成结合凝固过程，成为一个词，如《国风·秦风·蒹葭》中的“苍苍”“萋萋”等；有的则使用频率不高，至今也没有被语言使用者认定为词，如《国风·周南·螽斯》中的“诜诜”“薨薨”“绳绳”“揖揖”“蛰蛰”等。

### 2. 变音造词法<sup>④</sup>

变音造词法是指通过改变词的原有读音造成新词，属于语音内部屈折。古代汉语由于词汇以单音

① 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6-90页。

② 沈怀兴：《双声叠韵构词法说辨正》，《汉字文化》2004年第1期。

③ 参见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4-86页。

④ 使用变音方法造词并非汉语独有，而是在汉藏语系语言中广泛存在的一种造词方法，徐世骧（1996）对比研究了汉语与藏语、独龙语、壮语、水语等多种语言，发现这些语言都曾使用变音造词法创造新词。但变音造词法尤其是变调造词的方式，仅适用于少数语言，在多数不以声调区别词义的语言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虽不属于汉语特有，也是适用范围有限的造词方法，因此在此处加以简略讨论。

节词为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语言使用者需要表达的语义日益增多,原有的词汇难以承载更为丰富的表达需要。于是,通过语音内部构成要素变化来区别词义成为了一种新的造词方法。

根据汉语音节声、韵、调三要素我们可以把变音造词法分为三类:一为变声造词法,如“‘臭’,尺救切(上古昌母幽部长入),气味;许救切(上古晓母幽部长入),用鼻子嗅气味”;二为变韵造词法,如“‘获’,胡麦切(二等字,上古铎部短入),猎获;‘获’,胡郭切(一等字,上古铎部短入),收割谷物”;三为变调造词法,如“‘文’,平声,花纹;去声,文饰”<sup>①</sup>。

汉语使用变音造词法产生大量同源词,这些同源词读音相通,意义相近或相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词义。其中改变声调产生新词的情况相对更为常见,即古代所谓“四声别义”或“异声别义”。

变音造词是古汉语中一种颇为有效的造词方法,但这种造词方法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作用,汉语词汇双音化速度加快以后,变音造词法逐渐式微,到现代语言中则已基本废弃。

## 二、特殊语法造词法

用语法手段来造新词的方法称为语法造词法,其中以两个词根相加而构成新词的方法称为复合造词法,在词根上添加附加成分构成新词的方法称为派生造词法。

复合造词法是伴随汉语词汇双音化而产生的造词方法,也是汉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造词方法,一般我们根据复合方式将其分为联合式、偏正式、述宾式、述补式和主谓式五种类型,每一种类型的复合造词法都能在许多其他语言中找到相应的使用范例,但汉语又存在着特殊之处。以下我们将讨论两类特殊复合造词法。<sup>②</sup>

### 1. 同素异序造词法

所谓同素异序词,指的是联合式复合词中的一个特殊类别,其内部两个构词语素顺序互换后仍然是一个合法的词,如“积累—累积”“弟子—子弟”等。

早在清代陆以湑《冷庐杂识》中就注意到同素异序词,称其为“倒字”:“(《汉书》)又多倒字,如妃后、子父、论议、失得、贵富、旧故、病利、病疾、并兼、悦喜、苦勤、惧震、柔宽、思心、候伺、激诡、讳忌、稿草之类是也。”<sup>③</sup> 近现代学者也对同素异序词的产生、发展、应用价值等做过研究,但由于同素异序词通常被认为是汉语双音化初期由词组向双音词过渡,词序尚未完全固定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现象,学界少有将其视为造词方法而进行研究的。我们认为,既然同素异序词是汉语双音化初期词组向双音词过渡的结果,那么同素异序是否能够看作一种造词法,就要看经过同素异序变换后是否有新词产生。对此我们从变换后的三种不同结果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种,同素异序等义,即内部语素顺序变换后,词义与原词义完全相等,如“节俭—俭节”“家室—室家”“互相—相互”“离别—别离”等。

(1) 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吕氏春秋·节丧》)

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吕氏春秋·安死》)

(2)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诗·周南·桃夭》)

(3) 双方就双边关系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人民

① 例句引自孙玉文:《略论汉语音变构词》,《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② 汉语派生造词法虽然因为涉及词缀问题显得很复杂,学界成果颇丰,争论亦颇多,但在我们有限的知识范围内,并未发现汉语有而其他语言均未出现的派生造词法,汉语使用的派生造词方式或多或少都在其他语言中有所对应,故本文不予赘论。

③ 姜黎黎:《古代汉语同素异序词研究综述》,《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日报》1994年7月1日)

中国和欧共体将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合作,改善和发展关系。(《人民日报》2004年7月23日)

- (4) 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她们已经清楚绝不能送鹿肉入虎口了。(严歌苓《金陵十三钗》)

她想自己咋哭了呢?这一哭就麻缠了,成了肉骨生死别离了。(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第二种,同素异序近义,即内部语素顺序变换后,词义与原基本词义相近,仅在表义轻重、使用范围或语体色彩等方面存在细微差异,或由于各自词义的不断发 展,包涵义项产生差异,如“答应—应答”“虚空—空虚”“积累—累积”“痛苦—苦痛”等。

- (1) 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东周列国志·第一回》)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汉书·艺文志》)

- (2) 睡昏昏不思量茶饭,气淹淹向虚空嗟叹。(唐寅《山坡羊》曲之六)

万化皆空虚,大事惟一著。(吴伟业《赠愿云师》)

- (3) 一老一少本都想一见面就把积累了好几年的话倾倒出来,可是反倒相视无言了。(老舍《四世同堂》)

成人卡没有时间限制,儿童卡除了设定观看时段外,并且规定累积总时数。(《市场报》1994年2月8日)

- (4) 在创业的第十个年头,已经50岁的他陷入了职业生涯最黑暗的低谷,他的企业成长乏力,前途莫测,并肩合作多年的亲密战友反目成仇,而他的身体也令人担忧,三年前处理香港危机时落下的美尼尔氏综合症时常发作,让他痛苦不堪。(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在年龄上,两个人只差七八岁,应该庆幸,从今以后,不会再有种种苦痛,沾染一个女孩子的心了。(孙犁《风云初记》)

第三种,同素异序异义,即内部语素顺序变换后,词义与原词义已经发生变化,成为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词,如“子弟—弟子”“故事—事故”“动摇—摇动”“计算—算计”等<sup>①</sup>。

- (1) 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吕氏春秋·当染》)

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吕氏春秋·诬徒》)

- (2)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韩愈《上张仆射书》)

- (3) 不能让他的手下人知道他也有犹豫动摇的心情。(茅盾《子夜》)

街的下端,似乎很扰乱;许多人影在昏黄的暮色中摇动。(茅盾《蚀》)

- (4) 这盘棋不过多寄托在使招上,而是硬碰硬,来一次撞击,发挥谢军计算快、准的优势和擅长乱中取胜的特长,同对手进行激烈较量。(《人民日报》1993年11月6日)

众人一惊,均想不知他怎样暗中下了毒手?宝树不禁暗暗心惊,嘴上却硬,骂道:“凭你这点臭本事,也能算计于我?”(金庸《雪山飞狐》)

在这三种不同的变换结果中,为了适应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等义的同素异序词对在语言的使用中,要么细化出不同的分工领域,要么至少其中一个语义发展出一定程度的变化,否则必然淘汰其中

<sup>①</sup> 由于同素异序词对中原词与变换词的区分并非本文讨论重点,以上同素异序词对中的两个词并未作原词与变换词的严格确定。

一个；而近义和异义的同素异序词对则由于在长期的语言发展和演变中衍生出不同的语义项或语义色彩而存活下来，应该视为变换后产生新词，因此我们将其视作一种特殊的汉语造词法。

## 2. 局部同素反义造词法

在复合词中，如果有两个词，它们的内部构词语素中有一个构词语素相同，另一个构词语素语义相反，我们就称之为局部同素反义词，如“少数—多数”“词头—词尾”等。

学术界已有的探讨局部同素反义词的成果十分有限，且与同素异序词一样，局部同素反义词也仅作为一种构词方式进入研究者的视线，而未有将其作为一种造词法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出现。我们将其视作造词法的一种，因为通过局部同素反义法确实有新词产生，而且实际上，局部同素反义造词法是汉语中颇具能产性的一种特殊造词法，在语言使用中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如以下例句所示<sup>①</sup>：

(1) 凤姐笑道：“没的白便宜了外人——我这话也说错了，我们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内人’一样呢。”（《红楼梦》第十六回）

(2) 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要得到文力征伐的。（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3) 说是无欲，其实还是有欲的——无蝇营狗苟之私欲，有富国强民之“公欲”。（杨东光《无欲则刚》）

(4) 他（韦小宝）常听老和尚自己谦称“老衲”，心想自己年纪小，便自称“小衲”。众僧听他异想天开，杜撰了一个称呼出来，不觉暗暗好笑。（金庸《鹿鼎记》第二十四回）

由以上例句可以看出，局部同素反义造词法的确具有很高的能产性和使用的灵活性，是在实际语言环境中经常使用的一种造词方法；但是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并非个人行为，因此如以上例句所示的局部同素反义词有的未得到语言使用者的一致接受和认同，因而并没有发展成为合法的汉语词，如“小衲”。

以上我们讨论的局部同素反义词都是名词性的，利用局部同素反义造词法造出的词也可以是动词性的，如“出场—入场”“进步—退步”；还可以是形容词性的，如“年长—年幼”“眼生—眼熟”等；局部同素反义词中还存在一对多甚至多对多的情况，也就是说有的词不止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局部同素反义词，例如“事后—事先/事前”“早春/初春—晚春/暮春”等。

## 三、特殊语义造词法

语义造词法也被称为修辞造词法，指通过词义的引申、比喻、借代、联想等方式创造新词的方法。根据其修辞方式，我们姑且将语义造词法分为整体修辞造词法和部分修辞造词法两类：前者指用构词语素整体作为本体，来比喻或代指目标事物、状态或动作，如用“伯乐”代指擅长发现人才和推荐人才的人，“手足”代指兄弟姐妹；后者指将构词语素中一部分作为本体，修饰喻体的性质、特点、形态等特征，与其他代表或修饰喻体的构词语素结合成词，如“雪白”（像雪一样白）、“蘑菇云”（蘑菇状的爆炸云）、“鲸吞”（像鲸鱼一样吞食）等。

用语义造词法造出的词，表意形象生动，在许多语言中都有所应用。但是汉语中有一种特殊的语义造词法，在其他语言中很少见到，属于汉语特殊造词法，我们称之为“特殊偏正式语义造词法”。“特殊偏正式语义造词法”存在于语义造词法的偏正式复合词中。众所周知，按照普遍规则，偏正式复合词内部结构与偏正词组的组合方式相同，都是修饰性成分在前，被修饰成分在后——所谓“特殊偏正式语义造词法”，其特殊之处就在于，这类词的造词方式恰好使这个正常顺序颠倒过来：被修

<sup>①</sup> 以下例句及部分观点参见徐正考、张桂梅：《汉语局部同素反义名词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饰的构词语素在前，修饰性构词语素在后。先看以下几组词语：

霜花 泪花 雪花 松花 葱花  
学海 人海 苦海 书海 星海  
客流 韩流 人流 电流 气流  
屏幕 云幕 夜幕 天幕 字幕

以上四组词语，分别是以“花”“海”“流”“幕”为喻体进行语义（修辞）造词而得出的新词，按内部结构划分应属偏正式复合词，但构词语素的排列顺序却不同于正常顺序，都将修饰性的成分“花”“海”“流”“幕”置于被修饰成分后面，这在其他语言中也是比较少的现象；而汉语中这种特殊造词法所造出来的词却并非少数特例，而是一个数量可观的群体，因此值得引起注意并加以深入探讨。<sup>①</sup>

我们在引文中提到，对于这类“特殊”的复合词，到底该将其看作正常的偏正式复合词还是特殊的“正偏式”复合词，学界尚存在争议。执正常偏正式观点的如袁毓林、王洪君等，认为“花”“海”等一类的构词语素，既然能够作为后位语素与不同的构词语素组合成词，形成具有一定成员数量的集合，构词能力已经较强，证明“花”“海”等构词语素已经获得了“表示具有某种性质的事物”的意义，“花”“海”等语素对它们前面的构词语素的修饰是隐性的语义关系，而它们前面的构词语素对“花”“海”等的限制才是显性的、本质的语义关系。<sup>②</sup>从构词法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因为构词法是对词的结构静态解析，而造词法是研究词的生成的动态过程。从造词法的角度，这类词在成词之初，“花”“海”等置于其他语素之后起修饰作用时，尚未获得“表示具有某种性质的事物”的意义，这种造词方法应属于特殊的偏正式（即“正偏”结构）语义造词法。至于当下将这类词归入偏正式复合词，是在漫长的语言演变发展基础上，句法的类推作用下产生的结果。

## 结 语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叠音造词法、变音造词法、同素异序造词法、局部同素反义造词法和特殊偏正式语义造词法等五种汉语特殊造词法。我们的研究尚不够细致深入，文中仍有未能解决的问题：如汉语中是否还存在其他我们尚未发现的特殊造词法、这些汉语特殊造词法与汉藏语系内部其他亲属语言相似的造词法有何本质区别、研究这些特殊造词法对汉语教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有什么启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研究汉语特殊造词法，一方面是对汉语造词法认识的补充和深化，不仅能够为古汉语词汇研究提供帮助，还可以为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一些依据；另一方面也是语言类型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为不同语言词汇的对比研究贡献出有价值的参考。我们希望以此文抛砖引玉，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对汉语特殊造词法予以关注。

责任编辑：焦 宝

① 徐正考、张焯：《一种结构特殊的偏正式复合名词》，《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② 袁毓林：《论句法的强制性——从一类N1N2名词的句法语义分析展开》，《汉语学习》1988年第1期；王洪君：《“逆序定中”辨析》，《汉语学习》1999年第2期。